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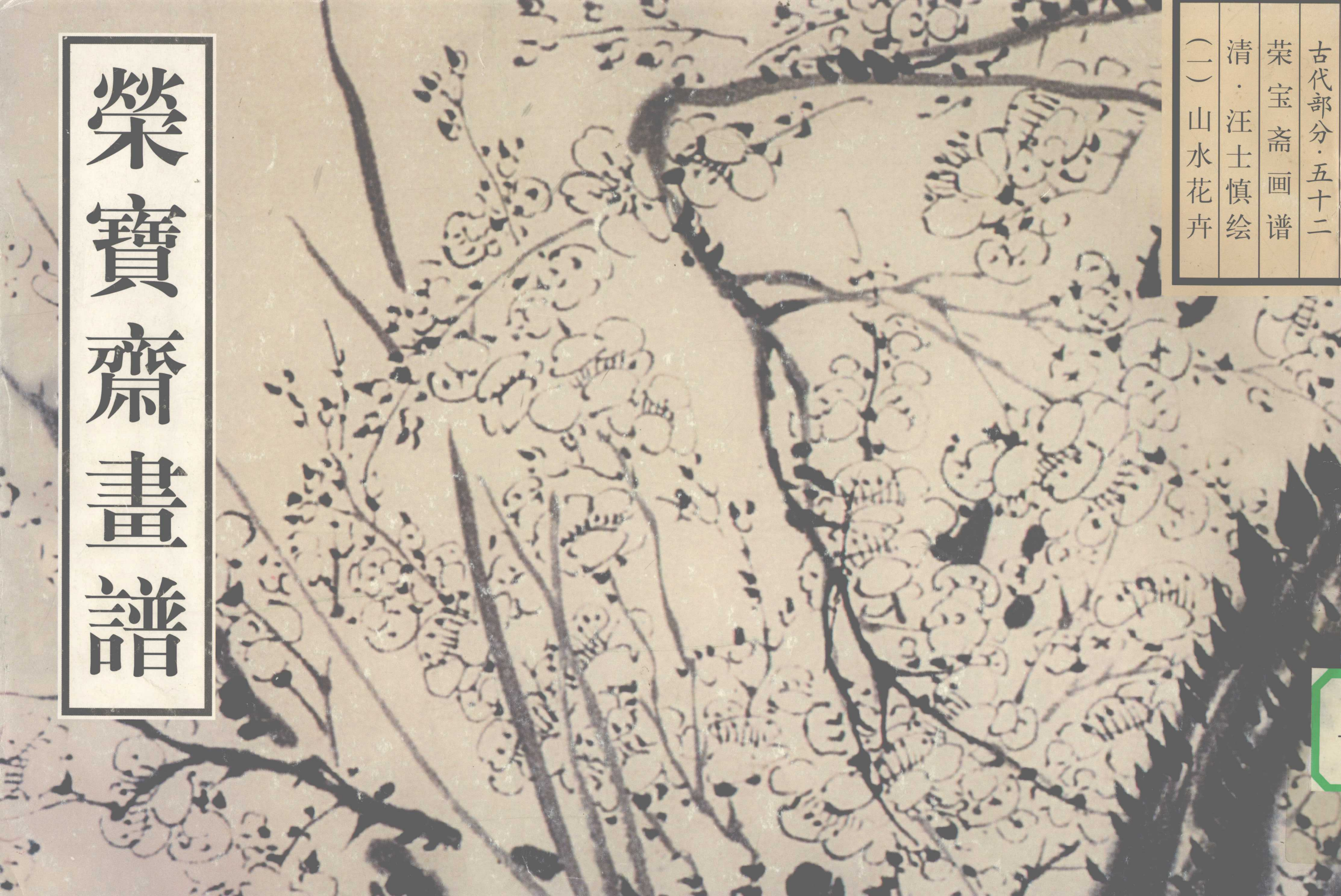
古代部分·五十二

荣宝斋画谱

清·汪士慎绘

(二) 山水花卉

荣宝斋画谱



前言

传统的中国绘画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记录了中华民族每一个历史时代的面貌，反映和凝聚了我们民族的审美意志和传统思想。她以东方艺术特色立于世界艺林，汇为全世界人文宝库的财富。我们当代人得以继承享用这样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有幸并足以引为自豪的。面对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把其中优秀的部分继承下来『古为今用』并加以弘扬光大，这也同时是当代人的责任。继承什么，怎样弘扬传统绘画遗产，这是一个不容选择的命题。回答这个命题的艺术实践是具体的，其意义是现实和延伸的。在具体的绘画艺术实践中，我们不必就这个题目为个性的绘画教条地规范楷模，每一个画家都有自己对传统的认识和理解，都有着自己的感情并各取所需。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 and 愿望都体现在当代人所创造的绘画艺术中。

中国绘画有其发展的过程和依存的条件，有其不断成熟完善和自律的范畴，明显地区别于其它画种。她以线为主、骨法用笔，重申美程式造型；对物象固有色彩主观理想的表现；客观世界和主观心理合成『高远、深远、平远』、『散点透视』的营构方式；『师造化』、『以形写神，神形兼备』的现实主义艺术理想；工笔、写意的审美分野；绘画与文学联姻，诗书画印一体对意境的再造；直写『胸中逸气』的文人笔墨；各持标准的门户宗派，多民族的艺术风范与意趣；以及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士大夫思想文化的大背景等等。从而构成了传统中国画的形式和内容特征。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传统的民族发展和创造文化、创造新时代的绘画艺术，不可能割断自己的血脉，摒弃曾经千锤百炼、人民喜闻乐见的美的形式和排斥传统精神，这些特质都有待我们今天继续研究和借鉴。『数典忘祖』、『抱残守缺』或『陈陈相因』都不益于繁荣绘画艺术和建设改革开放时代的新文明。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了解，是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前提。热爱和了解传统绘画艺术的人民大众是传统绘画艺术生生不息的土壤。在中国绘画发展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拥有众多的画家和爱好者。大家以自己热爱的传统绘画陶冶情怀，讴歌时代，创造美以装点我们多姿多彩的生活。为此服务并做出努力是出版工作者的责任。就传统中国绘画的研习方法而言，历代无论院体亦或民间，师授或是私淑，都十分重视临摹。即便是今天，积极地去临摹习仿古代优秀作品，仍不失为由表及里了解和掌握中国画技法特质和体悟中国画精神品格的有效的方法之一，通俗的范本也因此仍然显得重要。我们将继续弘扬民族文化的社会命题落在出版社工作实处，继《荣宝斋画谱·现代部分》百余册出版之后，现又开始编辑出版《荣宝斋画谱·古代部分》大型普及类丛书。

丛书以中国古代绘画史为基本线索，围绕传统绘画的内容题材和形式体裁两方面分别立册；以编辑典型画家风格化的作品和名作为主，注重技法特征、艺术格调和范本效果；从宏观把握丛书整体体例结构并丰富其内容；对当代人喜闻乐见的画家、题材和具有审美生命力的形式体裁增加立册数量；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画家、美术理论家撰文做必要的导读；按范本宗旨尽可能酌情附辅相关内容，以缩小读者与范本的距离。有关古代作品的传绪断代、真伪优劣，这是编辑这部丛书难免遇到的学术问题，我们基于范本目的，一般沿用著录成说。在此谨就丛书的编辑工作简要说明，并衷心希望继续得到广大读者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希望为更多的人创造条件去了解传统中国绘画艺术，使《荣宝斋画谱·古代部分》再能成为滋养民族绘画艺术土壤的营养，为光大传统精神，创造人民需要且具有时代美感的中国画起到她的作用。

汪士慎简介

汪士慎（一六八五年——一七五九年），字近人，号巢林，又号溪东外史，左盲生，心管道人等，安徽歙县人。他排行第六，金农时常爱称他为『汪六』。

汪士慎一生清贫困窘，酷嗜茶，性爱梅，喜绘画，耽诗于一身。他的画，以花卉为主，偶有山水，人物，尤善画梅。有『铁骨冰心』之号。花卉他取法元人，人物多受石涛影响。他画梅花，多千花万蕊，枝繁意清，富有诗一般的意境，甚至于将梅花人格化，自身化了。汪士慎晚年双目失明而且生活贫困，但未因此而放弃自己钟爱的书画艺术，『兴来狂草活如龙』，他的晚年作品『朴不外饰，俭不苟取』，达到了『迥出尘埃』的意境。

扬州八怪之汪士慎

宫万琳

汪士慎，字近人，号巢林，又号溪东外史、左盲生、心管道人等，安徽歙县人。他排行第六，金农时常爱称他为『汪六』。生于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一六八六年），比金农大一岁，比高翔大两岁。

汪士慎约在三十岁时来到了扬州，即康熙五十五年前后，当时的扬州虽说未曾达到乾隆说的『广陵繁华今倍芳』的程度，但随着扬州盐业和漕运的发展，扬州的商业之盛和消费之高，已是全国有数的几大城市之一。就像扬州当时的茶楼酒肆『甲于天下』一样，寄居扬州的诗人、画家人数之多也是全国之最。人多，自然竞争也就激烈。对于一个初到扬州的人没有面目一新的笔底功夫，没有有实力者的资助扶持，是很难在扬州立足发展的。

初到扬州的汪士慎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现实。好在他一开始就得到了马氏兄弟的支持与热情的庇护。谈及『扬州八怪』，几乎没有人不涉及到马氏兄弟的，他们总是或多或少，或长期或临时都得到马氏兄弟的帮助，可能由于汪士慎与马氏兄弟是同乡的缘故吧，他从马氏兄弟那儿得到的帮助较其他人要多一些。汪士慎有别号『七峰居士』，据说就因为马家小玲珑山馆有个七峰草堂。

汪士慎一生清贫困窘，酷嗜茶、性爱梅、喜绘画，耽诗于一身。他常常把嗜茶与爱梅及赋诗这三者融汇在一起，而形诸笔墨，构成了书画艺术上的淡雅秀逸的风格。所以，在巢林诗中，咏茶的就有二十多首，自云『嗜好殊能推狂夫』。正如姚世钰所说：『巢林嗜茶同嗜诗，品题香味多清词。』他的诗，深情孤诣，吐弃一切，犹如苦寒中香梅怒放。①在他的茶诗中，流露出那种苦茶涤尘，风骨超迈，不随俗流，傲岸不凡的思想感情。而《巢林集》反映出了他和高翔之间深厚的友谊。『相交相爱垂垂老，朝夕过从风雨中。』（汪士慎《赠西唐五十初度》）可见两人相交的时间之久，相交的程度之深。除去与汪士慎交往最久最深的高翔以外，金农也是汪士慎的密友。金农是画梅高手，汪士慎也最擅画梅。两人常互相交流，互相推崇。只是金农性好游，常常外出，所以与汪士慎朝夕相处的便只剩下高翔了。

他的画，以花卉为主，偶有山水、人物，尤善画梅。有『铁骨冰心』之号。花卉他取法元人，人物多受石涛影响。『画梅则师法扬补之的纵横铁骨，王元章的繁华瘦干，又渗以自我意识，着重表现梅花清冷耐寒的性格，抒发清高孤傲的襟怀。』②他画梅花，多千花万蕊，枝繁意清，富有诗一般的意境。金农曾说：『巢林画繁枝，千花万蕊，管领冷香，俨然灞桥风雪中。』他画的《梅花图》枝繁花密，确有灞桥风情。但他画的梅花也并非全是千花万蕊的，《空里疏香图》就是疏影横斜，清淡秀雅而清妙多姿的。画中有题诗：『小院栽梅一两行，画室疏影满衣裳，冰花化水月添白，一日东风一日香。』罗聘也题句曰：『惟恐脂粉污颜色，写出佳人淡淡妆。』汪士慎的得意之作，画梅之中的精品《梅花挂轴》是用『古干淡着色』的笔法绘成的墨笔梅花。疏枝繁花，雅逸之气，溢于纸上。画上有朱老题诗云：『崩崖悬峭未全枯，门外青青长绿萼，昨夜雪深三尺许，一枝先插酒家胡。』使人看了油然而生『昨夜风雪』之感，充满『管领冷香』的意味。『此幅梅花的画法，是以淡墨润干，使干更加显得湿润苍劲，以浓点苔，尤觉精神倍增，再以墨笔圈梅，整个画面上，疏枝横斜，花朵点点，虽然笔墨无多，隽永而又挺拔，成一家梅法，无疑这是汪士慎的得意之作，也是汪士慎画梅的精品。』③汪士慎之所以能画出这样好的梅花的原因，这是与他爱梅和看梅、栽梅的实际分不开的。他曾作诗说：『独自晓寒起，月残犹在天。冷香浮竹径，疏影落吟肩；相对成良晤，同清亦可怜。谁夸好颜色，高阁困朝眠。』可见他不仅把梅人格化了，而且他把梅也自身化了。

汪士慎的一首《岁暮自嘲》诗，道出了他的性情爱好和生活情况：『何幸栖迟客，常年梦转清。一椽深巷住，半榻乱书横。欲与寒梅友，还同野鹤行。自怜闲处老，安用占浮名。』汪士慎这样安贫乐道，不幸却在五十四岁时，左眼病瞎。画家失去了一目，其不幸可知，但他认为少了一目反而更能安心作画，未尝不是不幸中之大幸，表现的非常乐观。他刻有一方印章，自称『左盲生』。六十七岁时，剩下的一目又瞎。画家完全成了一个盲人。别人都为他双目失明而担忧，他似乎颇为坦然。金农有真实的记录：乾隆十七年（壬申，十七五二年）初春，春雪盈尺，湿突失炊，予抱子影，坐昔耶之庐……是日汪隐君巢林，著屣扶短童相访云：『衰龄忽而表明，然无所痛惜，从此不复见碌碌寻常人，觉可喜也。』④

双目失明，反倒无所痛惜，为从此可以不用再见到庸碌之辈而感到欣慰，自认为省心省力。还把它当做一件好事，觉得可喜。从中可以看出老画家对生活的热爱。仔细品来，其中又包涵了多少辛酸与无奈。他的朋友陈章去访问他时，曾描述道：『阶前终月雪不消，过门有客多回轨！』可见汪士慎在双目失明之后，生活潦倒的程度。汪士慎耐得住寂寞，也忍得住『蓬生三径逐年贫』的生活，但失明毕竟剥夺了他视为生命的艺术创作，这种痛苦是难以忍受的。这位老画家并没有因为双目失明和清苦的生活而放弃自己钟爱的书画艺术，而是以更加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虽说没有眼睛，但画家知道用『心』去『观』看周围世界上的一切，体会其间的美丑。他开始尝试用手摸索写字作画，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工妙胜于未瞽时』。一次汪士慎抑制不住创作的冲动，题笔写了一幅狂草，他相信这不会比失明前的差，于是迫不及待地拿到金农的住处。此时的金农也在病中，看到他的草书神妙非常，大为赞叹：『汪六士慎，失明三年，忽近纸能作狂草，神妙之处，俨然如双瞳未损时。』两位老朋友便谈诗论画，互相鼓励，直到尽欢而散。汪士慎同样也工篆刻和八分书，刻印与高翔、丁敬齐名，评者称『汪似胜于高』。他的书法篆刻别具风神，书法擅隶。隶书是脱胎于汉碑的，隶书别称为『八分书』。那么，汪士慎所书也只是具有八分隶意的有自己笔致的隶书了。苍郁秀逸，功力极深。汪士慎的书法能够达到风神独绝，气韵生动，自成一家风格，完全是他一生刻苦研究与奋力实践的结果，樊榭在《巢林八分书歌》中称：『巢林居士老好事，典衣不惜穷搜罗，手摹心追笔成家，作卧三日难同科，腕悬仍似蚕头篆，笔磔稍存隼尾波。』双目失明后『兴来狂草活如龙』，金农曾称赞他『盲于目而盲于心』。这无疑是对汪士慎一生勤奋于艺术创作精神的深刻写照，也是他艺术成就的最好的说明。

汪士慎『朴不外饰，俭不苟取』，他晚年的生活是相当贫困的，已经到了『世事劳形久不胜，白头生计竟何凭』的地步。但他对家始终是很富有感情的。到了除夕，每每倾注出『每怜温饱欢儿女』般的慈父情肠和『稚女剥山果，老妻烹菜羹的欢乐场景』。从这些生活情趣中，可以间接体现出画家晚年生活的一斑。汪士慎为了刻苦登攀艺术的高峰，『贫仍如宿昔，老不减精神』这种终生为之奋发的精神，终于使他的书画艺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达到了『迥出尘埃』的境界。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汪士慎在他的城隅小屋中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三岁。他这位像梅花一样疏淡傲骨的老人，就像梅花的一缕清香那样消逝了。

引自

- ① 薛永年 薛峰 《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一二一页
- ② 薛永年 薛峰 《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一二二页
- ③ 蒋 华 《汪士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第八、九页
- ④ 丁家桐 朱福娃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一八二页

扬州八怪之汪士慎

宫万琳

汪士慎，字近人，号巢林，又号溪东外史、左盲生、心管道人等，安徽歙县人。他排行第六，金农时常爱称他为『汪六』。生于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一六八六年），比金农大一岁，比高翔大两岁。

汪士慎约在三十岁时来到了扬州，即康熙五十五年前后，当时的扬州虽说未曾达到乾隆说的『广陵繁华今倍芳』的程度，但随着扬州盐业和漕运的发展，扬州的商业之盛和消费之高，已是全国有数的几大城市之一。就像扬州当时的茶楼酒肆『甲于天下』一样，寄居扬州的诗人、画家人数之多也是全国之最。人多，自然竞争也就激烈。对于一个初到扬州的人没有面目一新的笔底功夫，没有有实力者的资助扶持，是很难在扬州立足发展的。

初到扬州的汪士慎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现实。好在他一开始就得到了马氏兄弟的支持与热情的庇护。谈及『扬州八怪』，几乎没有人不涉及到马氏兄弟的，他们总是或多或少，或长期或临时都得到马氏兄弟的帮助，可能由于汪士慎与马氏兄弟是同乡的缘故吧，他从马氏兄弟那儿得到的帮助较其他人要多一些。汪士慎有别号『七峰居士』，据说就因为马家小玲珑山馆有个七峰草堂。

汪士慎一生清贫困窘，酷嗜茶、性爱梅、喜绘画，耽诗于一身。他常常把嗜茶与爱梅及赋诗这三者融汇在一起，而形诸笔墨，构成了书画艺术上的淡雅秀逸的风格。所以，在巢林诗中，咏茶的就有二十多首，自云『嗜好殊能推狂夫』。正如姚世钰所说：『巢林嗜茶同嗜诗，品题香味多清词。』『他的诗，深情孤诣，吐弃一切，犹如苦寒中香梅怒放。』①在他的茶诗中，流露出那种苦茶涤尘，风骨超迈，不随俗流，傲岸不凡的思想感情。而《巢林集》反映出了他和高翔之间深厚的友谊。『相交相爱垂垂老，朝夕过从风雨中。』（汪士慎《赠西唐五十初度》）可见两人相交的时间之久，相交的程度之深。除去与汪士慎交往最久最深的高翔以外，金农也是汪士慎的密友。金农是画梅高手，汪士慎也最擅画梅。两人常互相交流，互相推崇。只是金农性好游，常常外出，所以与汪士慎朝夕相处的便只剩下高翔了。

他的画，以花卉为主，偶有山水、人物，尤善画梅。有『铁骨冰心』之号。花卉他取法元人，人物多受石涛影响。『画梅则师法扬补之的纵横铁骨，王元章的繁华瘦干，又渗以自我意识，着重表现梅花清冷耐寒的性格，抒发清高孤傲的襟怀。』②他画梅花，多千花万蕊，枝繁意清，富有诗一般的意境。金农曾说：『巢林画繁枝，千花万蕊，管领冷香，俨然灞桥风雪中。』他画的《梅花图》枝繁花密，确有灞桥风情。但他画的梅花也并非全是千花万蕊的，《空里疏香图》就是疏影横斜，浅淡秀雅而清妙多姿的。画中有题诗：『小院栽梅一两行，画室疏影满衣裳，冰花化水月添白，一日东风一日香。』罗聘也题句曰：『惟恐脂粉污颜色，写出佳人浅淡妆。』汪士慎的得意之作，画梅之中的精品《梅花挂轴》是用『古干淡着色』的笔法绘成的墨笔梅花。疏枝繁花，雅逸之气，溢于纸上。画上有朱老题诗云：『崩崖悬峭未全枯，门外青青长绿草，昨夜雪深三尺许，一枝先插酒家胡。』使人看了油然而生『昨夜风雪』之感，充满『管领冷香』的意味。『此幅梅花的画法，是以淡墨润干，使干更加显得湿润苍劲，以浓点苔，尤觉精神倍增，再以墨笔圈梅，整个画面上，疏枝横斜，花朵点点，虽然笔墨无多，隽永而又挺拔，成一家梅法，无疑这是汪士慎的得意之作，也是汪士慎画梅的精品。』③汪士慎之所以能画出这样好的梅花的原因，这是与他爱梅和看梅、栽梅的实际分不开的。他曾作诗说：『独自晓寒起，月残犹在天。冷香浮竹径，疏影落吟肩；相对成良晤，同清亦可怜。谁夸好颜色，高阁困朝眠。』可见他不仅把梅人格化了，而且他把梅也自身化了。

汪士慎的一首《岁暮自嘲》诗，道出了他的性情爱好和生活情况：『何幸栖迟客，常年梦转清。一椽深巷住，半榻乱书横。欲与寒梅友，还同野鹤行。自怜闲处老，安用占浮名。』汪士慎这样安贫乐道，不幸却在五十四岁时，左眼病瞎。画家失去了一目，其不幸可知，但他认为少了一目反而更能安心作画，未尝不是不幸中之大幸，表现的非常乐观。他刻有一方印章，自称『左盲生』。六十七岁时，剩下的一目又瞎。画家完全成了一个盲人。别人都为他双目失明而担忧，他似乎颇为坦然。金农有真实的记录：乾隆十七年（壬申，十七五二年）初春，春雪盈尺，湿突失炊，予抱子影，坐昔耶之庐……是日汪隐君巢林，著屣扶短童相访云：『衰龄忽而表明，然无所痛惜，从此不复见碌碌寻常人，觉可喜也。』④

目 录

一	花卉册之一	三二	梅花册之十二
二	花卉册之二	三三	花卉册之一
三	花卉册之三	三四	花卉册之二
四	花卉册之四	三五	花卉册之三
五	花卉册之五	三六	花卉册之四
六	花卉册之六	三七	花卉册之五
七	花卉册之七	三八	花卉册之六
八	花卉册之八	三九	花卉册之七
九	花卉册之九	四〇	花卉册之八
一〇	花卉册之十	四一	花卉册之九
一一	花卉册之十一	四二	花卉册之十
一二	花卉册之十二	四三	花卉册之十一
一三	山水册之一	四四	花卉册之十二
一四	山水册之二	四五	花卉册之十三
一五	山水册之三	四六	花卉册之十四
一六	山水册之四	四七	花卉册之十五
一七	山水册之五	四八	花卉册之十六
一八	山水册之六		
一九	山水册之七		
二〇	山水册之八		
二一	梅花册之一		
二二	梅花册之二		
二三	梅花册之三		
二四	梅花册之四		
二五	梅花册之五		
二六	梅花册之六		
二七	梅花册之七		
二八	梅花册之八		
二九	梅花册之九		
三〇	梅花册之十		
三一	梅花册之十一		

不随红粉勾年少好
與浪蟾助爽明





色信相上祇上紫秀分太極殿中
煙真第一品足補畫富貴視羣
紅乃凡榮之





蘭性堪同
隱者心自榮
自萎白雲溪
春風歲生
空谷留得幽
香入素琴





兒女花可忘憂樹
北堂春復秋





却愛紫薇花六品
不同桃綬并蘭東



曉夜滿庭翠
雲鋪碧
葉煙綠
清露濡
祇恐秋
曦到
簷角
可人顏色只
須臾





金粉塗朱色可誇
風簾碧葉挂空
斜畫成忽記騎
驢處六月山邨見
此花





甘菊抱秋心餐之
沁腸胃未飲洗俗
懷是以達禪味
因思眾卉榮焉
敢近霜氣



